

是移民，更是在地人

合作夥伴告訴我們：「跟其他團體相較，慈濟總是帶來我們真正需要的，而不是給他們想捐的。」先站在對方的角度設想，是我們第一代移民對下一代子女的教育，也是數十年來由內而外融入當地的心路。

多倫多綠景公園人潮熙來攘往，音樂聲熱鬧，這是政府回饋社區舉辦的夏日同樂會，來往的民眾，或親子同行，或年輕好友三五成群，不同膚色的面容笑意滿盈。這個畫面，是加拿大多元文化族群融合的小小縮影。

加拿大是西方國家中對移民較為友善的國家，對於不同種族的人們多採包容的態度。一九九七年，我也跟隨眾人的腳步踏上這人稱移民天堂的國度，從臺灣遠渡重洋到多倫多，一晃眼，已經在「異鄉」生活了二十七年，兢兢業業，勤勤懇懇，也算是落地生根了！雖然稱不上老僑，

但也逐漸有了在地人的感覺。而我們的子女，第二代移民更是如此，詢問國籍時，毫不猶豫一定自稱加拿大人，頂多加上「華裔」兩字。

我移民時，加拿大相關政策已算是非常開放。即使如此，二〇〇七年，在我所在的工作環境，放眼整棟大樓數千名員工，華人不到十個；以至於曾發生有一位花甲華裔老翁前來郡政府詢問補助，竟然找不到一位櫃檯人員能以華語溝通，大樓廣播尋找可以說華語的員工前來協助，我也從來沒想到我的中文能在這個時候、在職場派上用場。

十九世紀，華人追尋淘金夢

冒險來到美洲擔任鐵路工所受的待遇，今日已不可同日而語，在華人再苦也不能苦孩子、再窮也不能耽誤讀書的信念下，華裔第二、三代子弟多青出於藍，逐漸走出歷史的陰霾。華人的表現已經廣泛被加拿大社會認可，去年上任的多倫多第一位華人市長，也是在她移民父母的辛勤努力支持，加上自身的努力奮鬥，達到今天的成就。

但過去三年的新冠肺炎疫情，一度出現對亞裔的偏見；也曾思考，多年的努力是否又將被推翻？但仔細想想，是不是我們不願意跨出自己所設的框架，試著融入當地社會呢？

北多倫多慈濟人文學校孩子春節過後領到福慧紅包。人文學校融合中文、品格教育與人文課程，讓華親子弟週日共聚學習。（下圖）

多倫多列治文山夏日同樂會，慈濟志工受邀參與，各個族裔居民聆聽分享靜思語、玩遊戲。（左圖）



做慈濟不限於華人圈

回顧周遭華人朋友，當初選擇移民加拿大，多是嚮往這邊的學術自由風氣，能給孩子更多出路的選擇。同樣的環境，長大後的華人子弟分成不同類型：有人擺脫印記，語言思想作風已是徹底西化；也有因為父母對本國文化的堅持，將中華文化的幼苗一點一滴在孩子身上深植，一如我們家，所期待的第二代蘊藏著華人之魂；而其中的關鍵，就在於教育。

感恩慈濟於一九九七年在多倫多開辦了慈濟人文學校。當年多倫多中文學校四處林立，但慈濟以異於升學主義的人文教育，吸引了來自中、港、臺的華人移民。每週日半天的課程，慈濟教師們用靜思語教學，讓孩子在內省與實踐中，日漸耕耘出心中的一畝良田，有共識的家長們也得以相互交流移民心得，成為彼

此的依靠。帶著兩個孩子來上課的我，也從一位旁觀的家長，逐漸成為愛心媽媽，進而開始執教鞭，投入教務，終而承擔校長。

花若盛開，蝴蝶自來！欣見家長們一個拉一個，加入慈濟志工的行列，從此在多倫多逐漸有了所謂法親家人。做慈濟，就不能只限於華人圈。礙於文化差異與語言限制，身為移民要在社區中推廣慈濟，需要花更多的時間與精力，才能獲得認同。辦活動的時間要考慮到當地居民的作息；熱食發放要觀察街友們的口味喜好；關懷烏克蘭難民，也邀請在地烏克蘭牧師一起參與。每個細節，透露著慈濟人的尊重情懷。

而在本地成長的第二代華人子弟，因為有著中西文化薰陶，再加上慈濟人文的帶動，如今也投入培訓成為慈濟人。多倫多慈濟人文學校開始有畢業生回來任教，當年的慈青，孩子心未變，

現也承擔起慈濟加東分會重要幹部。他們踩著前人建立的基石，走在上人期待的菩薩道上。

拼圖不可或缺的一角

飲水思源，感恩前人將慈濟種子帶到加拿大，才得以培育出擁有人文思想的下一代移民子弟。海外扎根，教育志業承擔重任，在補習教育充斥的華人圈，加東三所慈濟人文學校以獨樹一格的人文教育理念，二十餘年間已培育超過四十位老師，分布加東華文教育界。

多倫多、北多倫多及密西沙加人文學校，而今更上一層樓，除了每週日上課的學年班，不定期的親子人文成長營，拓展到夏令營與課後輔導班，以感恩、尊重、愛讓孩子在遊戲中學習成長。在此，要向人文學校歷任的校長以及所有付出無所求的志工們，致上最高的敬意。



北多倫多慈濟志工定期前往新市街友服務中心致贈熱食，孩子也跟著媽媽前來融入社區服務。

(攝影／丘啟源)

要在當地社會立足，除了本身的經濟與工作技能實力外，最需要的是如何讓自己由內而外融入當地，但又不迷失自我。而慈濟的人文教育，除了傳統的克己復禮，也帶給孩子付出無所求，手心向下比手心向上有福的理念。不計較的心態，讓他們不管是在職場上或其他領域，都能夠不卑不亢。

綠景公園夏日同樂會，志工、慈青合力顧攤，設計遊戲與民眾同樂互動。常常有人問，為什麼慈濟活動每次都有那麼多志工踴躍參與呢？大家不僅是為了志工時數，而是感受到施比受更有福的歡喜。這些第二代的華人志工，不乏擁有高薪、高職位，但是仍然在假日盡量抽空跟著父母一起做慈濟，因為知道今天他一絲一毫的成就來自父母辛苦的付出，為他們扎下了根。師姑師伯們如常付出的身影，讓他們不至於在務實至上的西方教育中，

失去謙謙君子的風範，而能積極參與食物銀行、街友中心物資募集、掃街、老人院探訪等活動，也力行環保，推廣蔬食。

慈濟精神深植在許多移民第二代之心中。第一代耕耘，由第二代子弟傳承，誠如約克郡新市（Newmarket）街友服務中心負責人安華森（Ann Watson），在感恩會時所說：「跟其他團體相較，慈濟總是帶來我們真正需要的，而不是給他們想捐的。」站在對方的角度設想，這是我們第一代移民對下一代子女的教育。

不管在哪個國家，若只是將自己當作過客，沒有回饋，也難扭轉當地對華人的刻板印象。在象徵加拿大多元文化的種族馬賽克拼圖中，我們的子弟成為不可或缺的一片，隔閡比上一代消弭許多，更能與其他族裔彼此理解，依傍共榮，而華裔移民也因此真正在地化，就此生生不息。

慈